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三十一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一

起著雍困敦盡上  
章攝提格凡三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四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是月武靖伯趙輔  
進封侯。予世伯劬。給事中毛宏率六科論救章懋等。  
畧曰：古人有言曰：君明則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陛下聖明有以致之。既不深罪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  
遠近流傳，非盛德事也。伏望從宜處置，以慰人心，息物  
議。而于國家大體，亦有裨益。疏上。調懋等南京評事行。

人等官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 三月甲子以湖廣去年旱免

荊州等處十四府七十五州縣竝武昌等二十三衛所糧凡一百七萬三千餘石 甲申詔中外勢家毋得擅

請田土先是有番僧扎實巴勒舊作劄實巴乞靜海地爲常

住田嘉善公主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

餘頃皆予之戶科給事中邱宏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

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

權豪怙勢率指爲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公主西天佛

子扎實巴勒等求地多者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

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之恒產哉

上納其言詔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爲令仍敕扎實巴勒

等所乞還之于民

攷異邱宏上疏見明史本傳在四年之春本紀書三月下詔以宏奏故也

番僧乞田已見宏疏中上納宏言令還其田于民則其事必在四年三月之前明書系之是年九月誤也今據

三編系之三月之末

是月昏霧蔽天不見星日者累晝夜 改

戶部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流民與

璿撫治荆襄卽撫治河南之任也王恕時內遷刑部侍郎故以璿代之憲章錄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三月

增今據

是春提督兩廣軍務韓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

東西分設巡撫從之乃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而

雍仍以總督專理軍事 夏四月甲午追封太后父周

能爲慶雲侯時慶雲伯周壽復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上不得已許之自是勲戚效尤者接踵矣

丁巳錄囚 陳文卒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

士大夫多冀其進用及入閣參大政無所建明惟朝退引賓客故人置酒爲曲宴專務請屬遇睚眦怨必報及李賢以奪情爲羅倫劾文以已爲詹事時方丁母憂益內愧于是陰助賢逐倫益爲時論所鄙賢卒後文益恣行名節大喪至是卒廷議謚莊靖御史謝文祥禮部主事陸淵之皆疏論文不當得美謚上以事已施行不許

攷異陳文卒于四年本紀系之是年四月丁巳下證之宰輔表亦云四月惟明史稿書五月甲寅誤也今從明

史

是月加番僧封號是時番僧有扎巴且勒燦者舊作

剌巴

以祕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

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

濟大智慧佛扎實巴勒

舊譯見上

爲清修正覺妙慈普濟護

國衍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索諾木且勒燦舊作

瑣南

爲靜修宏善國師其徒加封錫詰命者不可勝計

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輿與衛卒執金吾仗前導

其它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佞倖由茲更進

矣 召尙書程信還與白圭同任兵部尙書先是信奉

詔討四川山都掌蠻請敕東川芑部烏蒙烏撒諸府兵

竝速調湖廣永順保靖兵又請南京戰馬一千匹應用  
比至賊已攻燒上下羅計等寨乃督游擊羅永忠等由  
永甯尅期分道竝進賊敗遁入深箐乘風縱火先後焚  
滅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生禽一千餘人獲鎧仗葦畜  
无算又討九姓苗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爲太平川長官  
司山都水都分地設官控制之諸蠻惕息四川遂平

吳攷

程信自四川召還七卿表系之是年四月證之本紀信  
平蠻在三年十二月而信傳所記皆在四年今牽連記  
于四月召還之下其瑾等貴  
功進爵仍據功臣表分書之五月癸未遣官錄天下

四 六月丙午以旱災免江西秋糧二百八十八萬六  
千三百餘石 辛亥開城賊滿俊反滿俊一名滿四其

祖巴丹以洪武初率所部歸附授千戶畜牧蕃息又無科徭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素俊遂激衆爲亂不數月聚黨數萬關中震動詔陝西總兵官甯遠伯任壽巡撫都御史陳价討之妻甯遠侯禮之子也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初英宗北狩錢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遂損一目及英宗在南宫不自得后曲爲慰解洎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上卽位周皇后以己子欲獨上徽號李賢彭時力爭乃兩宮竝尊及營裕陵賢時請營三壙下廷議中官夏



時等希指不可事竟寢至是太后崩周太后不欲后合葬上召大臣議學士彭時首對曰合葬裕陵主祔庶定禮也翌日又問時對如前上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聞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時閣臣商輅劉定之議皆同乃合詞奏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爲心今安厝慈懿太后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豈非兩全其美上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寢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廷臣衆議皆請

如時言上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

臣百四十七人竝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尙書姚夔合諸

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

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上猶豫仍不決于是給事中毛

宏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于是給事中魏元偕

同官三十九人御史康允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伏哭

文華門外中使傳旨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

已至申乃得允衆齊聲呼萬歲出

致異明史本紀書太后崩于是月甲寅明

史稿則竝書姚夔帥百官請合葬祔廟及羣臣跪哭文

華門事于七月戊午按太后崩于六月甲寅爲六月二

十六日戊午則七月之朔也證之姚夔及后妃

傳皆崩後三四日間事今竝系之六月甲寅下 秋七

月癸酉命都督同知劉玉爲平虜副將軍充總兵官討滿俊以太監劉祥監其軍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師未行而陳价等之敗聞至時滿俊擁衆自署招賢王价及甯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會任壽以兵三萬進討敗績都指揮蔣泰申澄被殺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入據石城石城卽唐吐番石堡城稱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山上有城砦四面峭壁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惟一徑可緣而上詔玉等進軍圍之

攷異陳玠等之敗明史稿系之是年七月明史

改入八月三編目中亦據之按玉以七月奉詔討賊必在价等既敗之後證之明史項忠傳言玉等師未行而巡撫陳价先以兵三萬進討大敗又明史紀事本末言任壽陳价等既敗賊乃益猖獗事聞逮价壽等下獄命

項忠總督軍務劉玉充總兵官往討之據此則任壽陳  
价之敗在前而玉等之奉詔討賊在後明矣明史分系  
之七八兩月前後倒置  
今仍据明史稿書之  
戊寅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

孝莊肅皇后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 己酉以平山都

掌蠻功進襄城伯李瑾爲侯封羅秉忠順義伯 是月

速任壽陳价等下獄時南京大理卿馬文升丁父憂歸

卽家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以代价 先是朝廷

聞价等之敗欲令撫甯侯朱永將京軍赴援永多所要

請閣臣彭時惡其張大且策項忠能破賊毋煩益兵會

忠抵石城馳疏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

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它軍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

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疏至上遣中官偕白圭程信至  
閣議時曰賊四出攻掠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  
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忠  
處分已定何故退且今出師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  
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  
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懼問時何所見時曰觀忠  
疏曲折知其能若更遣禁軍則退避不敢任賊未可知  
也時閣臣惟商輅然其言禁軍得不遣疏撰明史本紀  
書命朱永代劉  
玉爲總兵官于八月乙卯證之彭時項忠等傳則朱永  
實未行蓋朝議欲遣永代劉玉以彭時言而止明史所  
書似係命永討賊已奉明詔然亦不言其中止也今  
參明史列傳書之而刪去乙卯朱永爲總兵官語

九月庚申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辛酉振陝西饑

癸亥有客星蒼白色莖長三丈尾指西南變爲彗掃三

台越五十八日乃滅國朝明史天文志九月己未有星

丈尾指西南變爲彗星其後晨見東方昏見室南犯三

公北斗瑤光七公轉入天市垣出垣漸小犯天屏西第

一星十一月庚辰始滅按三編書是年九月彗星見目

中起于癸亥據其變彗之日卽志中所謂越五日者是

也惟三編言五十八日乃滅自癸亥推之應以十一月

庚申滅而諸書皆言彗星沒于十一月戊午則五十六

日若據明史天文志則以九月己未數至十一月庚辰

又八十二日矣蓋或據其微或據其沒所記詳畧不同  
耳今仍 辛未奉孝莊皇后主祔太廟 壬申以地震  
據三編 星變下詔自責竝敕羣臣修省時萬貴妃寵盛大學士  
彭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要諺

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爲宗社大計妃長上十九歲時已近四十故云上雖知其忠而不能用甲申杖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九人先是上以星變求言禮科給事中魏元率同官上言其畧謂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洶懣皆陰盛陽微之驗也臣傳聞宮中盛寵匹耦中宮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尙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于愛專情一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十三道御史康允韶等亦以爲言上曰官中之事朕自有

處不聽元等又言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變而戶部尙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首鼠依違民更何望乞罷征稅發帑銀遣官振濟竝請赦昂自陳休致以儆不職于是旻偕給事中陳鶴胡智深偕御史陳宏鄭已何純方昇張進祿先後上書痛詆學士商輅尙書程信姚夔上皆不納越日旻等復劾輅等謂諫官彈章故事達御前者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上不悅曰大臣進退有禮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于是輅等皆乞休上惟聽昂致仕餘不許夔憤甚復連疏求去旻深復合詞攻而詆夔尤力上怒乃



下旻等九人獄先是御史林誠疏劾輅曾預易儲事不宜用上怒曰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耶因竝下誠獄命廷鞫諸言者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今以臣故反責之如公論何上意少解乃命杖旻等仍復其職明史杖董旻等九人明史本紀書于是月甲申三編于彗星見目中遺之今參明史商輅魏元

等傳

是秋吏科給事中程萬里上言滿四等據險嘯

聚而瑪拉噶往來于宣府大同去邊不遠其情叵測萬一有變畿輔震驚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

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偵虜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

上壯其言而不能用

咬選萬里上書據明史韃靼傳在四年秋憲章錄系之九月今仍據

明史書是秋下

冬十月乙未項忠圍滿俊于石城屢敗之伏

羌伯毛忠分攻賊巢項忠由木頭溝直抵礮架山下斬

獲不少忠乘勝冒矢石連奪山北山西兩峯而項忠等

亦克山之東峯及石城東西二門賊大窘相對哭忽昏

霧起他哨舉烟掣軍賊遂并力攻忠忠中流矢卒年七

十五從子海孫鎧前救護忠亦死忠爲將嚴紀律善撫

士其卒也西陲人弔哭者相望于道事聞贈侯謚武勇

予世券 已亥吏部考覈諸司斥罷中外聽選官三百

餘人時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請從之遂有是命而尚書李秉銳意澄清所斥退者多大臣鄉故因之謗議紛起是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直內閣如故輅以請優容建言諸臣上尤重之又進劉定之禮部左侍郎時因久旱萬貴妃擅寵儲嗣未兆邸王女及笄未下嫁定之竝論及之疏皆留中不下以戶部侍郎楊鼎爲本部尚書代馬昂也十一月壬戌項忠擊固原之賊平之毛忠之敗也劉玉被圍于城下諸軍欲退項忠斬千戶一人以徇衆乃殊死戰忠

親冒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衄會有星  
孛于北斗占者以爲在秦分不利出師忠聞之曰賊虐  
害生靈惡貫滔天今奉詔討罪師直而壯昔李晟討朱  
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此何害乃日遣兵薄城下焚賊  
芻草絕其汲道四面蹙之賊窘欲降邀忠與馬文升相  
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等速  
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俊姁璿歸俊疑懼不敢出有  
賊將楊虎狸夜出汲被獲忠貰其死論以購賊賞格且  
賜之金帶鉤縱歸使誘俊出戰忠伏兵禽焉盡獲餘寇  
毀石城鑿石紀功請增一衛于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

兵戍之送俊至京師伏誅初石城久不下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渡河與套寇合乃日夜治攻具歷大小三百餘戰彭時商輅知其才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滅論功進右都御史與林聰協掌院事 瑪拉

噶寇遼東攻指揮傅斌營指揮胡珍率軍來援被賊射

死及黑明史本紀書虜犯遼東胡珍戰没于十一月初六日

也乃又于十二月趙勝奏中復及胡珍被賊射死書法

重復而據明史稿則書寇犯遼東于丙子又與趙勝所奏十一月

奏十一月初六日不合今胡珍之死仍 十二月戊戌

湖廣地震 已酉瑪拉噶復犯延綏都指揮僉事許甯擊敗之甯故總兵貴之子也 是年之夏日本始遣使

來貢詔禮之如制使臣自言本甯波村民請便道過省  
許之竝戒使臣至家毋引中國人入海其冬復遣使臣  
清啟入貢傷人于市有司請治其罪清啟奏請帶回本  
國如法論治上命姑宥之自是外蕃使臣益無忌憚矣  
朝鮮國王李瑒卒遣中官鄭同崔安封其世子晄爲  
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舊制冊封正副使皆于翰林  
院中選有學行文望者充之況今所遣同安俱朝鮮人  
屬在臣民見其國主不免屈節殊褻中國體乞寢成命  
或翰林或給事中及行人內選一員充使爲便上是其  
言命今後冊封正副使毋遣內官著爲令 安南國王

黎灝侵據廣西憑祥詔守臣謹備之 中官潘洪奏乞  
兩淮餘鹽五萬餘引戶部叅覆不許未幾賜太監陳珪  
萬引潘午萬引自是中官奏乞者接踵矣

五年春正月乙丑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尙書李秉致  
仕秉居吏部朝覲考察斥退多人侍讀彭華大學士時  
族弟也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而是時大理卿王  
槩亦欲去秉代其位乃共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  
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附己以攬權上怒下廷  
議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尙書而秉先得之頗不平  
右侍郎尹旻嘗學于秉秉初用其言旣而疏之于是二

入皆言嘗諫不聽刑部尙書陸瑜附會入奏上以秉衡私變法負任使落秉太子少保令致仕復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乃以劉璧等三人上所論亦多失實上怒遂竝彥莊下詔獄謫爲大甯驛丞方秉之被竊也勢洶洶且逮秉秉謂人曰爲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厲命第毋令入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畧不自辨時天下舉子方會試集都下奮詈曰李公天下正人爲奸邪所誣若罪李公願罷我輩試以贖及聞薄責秉乃已秉行官屬餞送皆欲獻有泣下者秉慷慨揖諸人登車去家居二十年與王珖竝負重望中



外薦章十數上竟不起 李秉旣罷廷推吏部尚書商  
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王槩而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  
逐秉誼謗于朝時稱疾不出侍讀尹直以時槩皆己鄉  
人恐因此得罪急言于輅遂以崔恭爲吏部尚書代秉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以考察與僉都御史高明議不  
協疏旣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  
愎自用己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會葉盛等按事南  
京詔覆勘而綸子元應者以去秋冒籍舉京闈爲給事  
中朱清御史楊智等所發盛等先己奉旨勘得實至是  
讓及下考諸臣又連章劾綸綸亦屢疏求罷上不聽而

所奏元應冒籍事亦置不問綸性懇好直言上以前請復儲事眷不衰而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久之乃請老

去既卒其妻張氏上綸奏稿上嘉歎贈禮部尙書謚恭

毅夜異李秉章綸事憲章錄皆系之正月茲朔親考察

都下之時至葉盛毛宏按事正在禮部會試舉子並集

南京亦正在是時今摺增 二月乙卯南京雷震山

川壇具服殿之獸吻 是月興化知府岳正入覲遂致

仕正既出外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多不利其所爲騰

謗言正亦厭吏職遂乞歸歸五年卒嘉靖中追贈太常

寺卿謚文肅 衍聖公孔宏緒有罪廷臣請按治上以

先聖嫡裔惟奪其爵宏緒者彥縉孫也襲封幼弱詔命

其族父公恂理家事英宗復辟宏緒入賀纔十歲進止  
有儀帝甚悅每歲入賀聖壽帝聞其賜第湫隘以大第  
易之凡南城賞花西苑校射皆預焉宏緒既少貴又爲  
故大學士李賢之壻漸多過舉賢既卒有司奏劾其貪  
淫暴虐諸不法狀罷爲民以其弟宏泰襲封宏泰沒爵  
仍歸宏緒子 閏月癸未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見明史五行志憲章錄二申錄所載月日同惟明史天文志書五年二月丙申癸亥俱月犯歲星以麻推之丙申在二月癸亥則閏二月也今于目錄是月下校改 三月辛丑賜張昇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巳皇子祐極生柏賢妃出  
也 是月江西真人張元吉坐擅殺四十餘人有一家

三人者下獄論死給事中毛宏等請絕其封毀其府第

不許

政異據諸書皆在三月今據三編成化九年目中

五月辛丑以禮部侍

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安有同年生詹事

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驩自

爲同官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泰復推

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

安外寬而深中旣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奄爲內援時

萬貴妃寵冠後官安因內侍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

自愧無門閥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

安家其妻王氏有母至自博興王謂母曰嚮家貧時以

妹爲人娣今安在母曰第憶爲四川萬編修者通心疑是安訪之則安小婦由是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內恣出入安得備知官中動靜益自固 是月吏部尙

書崔恭以母喪歸踰月改姚夔爲吏部尙書又踰月進

禮部侍郎鄒幹爲本部尙書代夔

夔異崔恭改南京吏部在母喪除服之後

通紀誤記恭改南京而夔代之今據明史恭傳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

巳河決開封杏花營三司具牲醴禱于河神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上銳下圓或曰龍卵也其占大水 辛

酉錄囚 是月瓊山地震給事中李森疏陳十事時萬貴妃寵盛言者每勸上普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

森抗疏言之不悅報聞而已

疏異閏月瓊山雨雹見明史五行志而六月瓊山地

震不見于志惟見于李森傳傳言明年夏日食瓊山地

震卽是年六月癸丑日食事也下文復記森陳十事因類及請普恩澤等語今據增

秋八月辛酉禮部侍郎兼學士劉定

之卒贈禮部尙書謚文安

論曰成化初閣臣自李賢以下其可稱者彭時商輅而已史言呂原岳正劉定之三人雖相業未優而原之行誼正之氣概定之之建白咸有可稱予謂定之之建白多在入閣以前至其身躋卿貳侍直內廷不過以文章結主知以巽順保祿位其于貴妃之專寵中人之傳奉若有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者

至于上元張燈章懋等疏請停止且禁詞臣進奉詩  
詞而定之以七言百首伸紙立成詔其敏捷之才失  
其規諷之旨豈所謂格君心非引君子當道者耶蓋  
官愈尊遇益隆而志益蕙也

是月復御經筵視午朝先是劉定之請經筵兼講太祖  
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上留其疏至是  
乃詔行之 初太后弟周瑄奏乞武強武邑地六百餘  
頃朔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皆許之給  
事中李森因日食地震之變率同官上言昔奉先帝敕  
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無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戚莫

敢犯比給事中邱宏奏絕權貴請乞陛下亦既俯從乃周壽周襲翊聖夫人請無不許何其與前敕悖也彼谿壑難馱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將何以爲生且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尙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乞實豪奪而已上善其言而已賜者仍不問至是彘又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詔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爲閒田得七十餘頃彘不滿復言于上改命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季琮覆勘韶琮至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



民墾種卽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  
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  
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  
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得釋 冬十月大學  
士彭時以疾在告踰三月上趣起視事免朝參 十一

月乙未瑪拉噶糾朶顏三衛復犯延綏榆林大擾巡撫  
延綏王銳請濟師詔大同巡撫王越帥師赴之阿勒楚

爾之據河套也別部頗羅龜後至

舊譯見三年三編一作頗羅龜一作博勒

說與舊譯之字魯乃同是一人也

與之合未幾又糾其別部釋嘉策凌

舊作也博勒呼

舊作字魯忽

先後入套爲久居計于是延綏

之疾置頻聞

亥異明史本紀系阿勒楚爾入居河套于

入河套在天順間是年又糾其別部先後至

爲人居計故本紀託始于此今仍據傳書之

是月罷

兩廣巡撫仍起復韓雍總督東西事務先是雍請分設

東西巡撫已總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

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指臂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

西臣與廣東三司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

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詔卽其

家起韓雍仍總督兩廣開府梧州遂爲永制 十二月

丙辰汝甯武昌漢陽岳州同日地震 是冬無雪煖如

夏大學士彭時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拮据不

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  
惠小民上優詔褒納

是歲土爾番來貢

爾舊作魯

初上卽

位禮官姚夔等定議土爾番三年或五年一貢貢不得

過十人至是遣使來貢其酋阿爾

舊作阿力

自稱蘇勒坦

舊作

速速奏求海青鞍馬蟒服綵幣器用多違禁物禮官議給

綵幣布帛餘不許是時哈密削弱而土爾番日強阿爾

欲并之不數年而衅作

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宣奏劾

太監錢能出塩雲南道經貴州從行官舍需索百端民

吏駭竄乞通行取回兵部以特旨所定人數不許惟行

巡按御史禁治之

六年春正月丁亥河南地震 己丑大祀南郊 壬寅

大同巡撫王越遣游擊許甯擊瑪拉噶敗之丁未大同

總兵官楊信禦寇于胡柴溝亦敗之攷異明史本紀王越破瑪拉噶在正

月命朱永將兵討寇在三月此分書例也韃靼傳中言六年春則因命朱永並記之故三編統系之三月今仍

從本紀分書之其壬寅丁未日分據明史稿 是月禮部奏甘露降給事中

郭銓以河南地震不先奏而以瑞應希詔請罷禮官鄒

幹等上不悅 韓雍乞終制不許遂蒞兩廣任復以平

江伯陳銳充總兵官填兩廣 二月辛未遣使分巡州

郡先是兵部尙書白圭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

息疫厲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

二麥稿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分遣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翬原傑黃琛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暨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訪軍民疾苦考察官吏奏斥貪殘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者皆不遣

丁丑以自冬徂春雨雪不降親詣郊壇祈禱 戊寅振

廣西饑 三月辛巳京師雨霾晝晦 甲申免湖廣被

災稅糧二十八萬山東三十九萬有奇又免蘇松常鎮四府及蘇太鎮三衛所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屯糧

七千一百有奇

國史本紀但書免湖廣山東被災稅糧三編據實錄補出蘇松常鎮四府

竝著所免石數今摺增

阿勒楚爾擾邊不止王越報柴胡溝之

捷遂引師還抵偏頭關延綏告警兵部劾越擅還詔弗罪而令越屯延綏近地爲援壬寅復命延綏屯田朱永爲平鹵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傅恭顧恒監軍越叅贊軍務以備之是月兵部尙書白圭以虜駐牧河套奏劾延綏巡撫王銳總兵官房能罷之薦浙江布政使余子俊歷官陝西習邊事從之翰林院編修陳音應詔陳時政言近日經筵之御僅循故事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仰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真人

宜一切罷遣章下禮部越數日音又奏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仕尙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當世人望宜召還秉等置獻章于臺諫更召還判官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音在翰林會司禮太監黃賜母死廷臣皆往弔侍講徐瓊謀于同官音大怒曰天子侍從臣相率拜內豎之室若清議何瓊慙而中止時都給事中潘榮亦偕同官上言比來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未盡與夫人君敬

天不在齋戒祈禱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  
費用不經後宮無序恩澤不均爵濫施于賤工賞妄及  
于非分皆非敬天之道願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極陳  
闕失而整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妃專寵羣小夤緣進  
寶玩官賞冗濫故榮等懇切言之上不能用國黑陳音  
皆見明史本傳傳特書成化六年三月正是春南京  
風蕪晝晦郊壇祈禱時也今據列傳增入

大理少卿夏時正奉敕巡視江西除無名稅汰冗役奏  
罷不職官吏二百餘人築南昌之豐城堤民賴其利

夏四月庚戌立夏節雷未發聲陰蕪四塞壬戌天鼓鳴  
是月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



蕪湖七縣稅糧凡三萬六千有奇 五月丙申振畿內  
山東河南饑時三省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  
饑亦先後振之大學士彭時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  
賠課馬又以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下所  
司行之 丁酉王越奏破河套寇于延綏東路 六月  
戊甲朔日有食之 是月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  
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吏部尙書姚夔請遣使振卹  
從之 是夏山東河南大旱都給事中邱宏因言四方  
告災部臣格于成例必覈實始免上雖蠲租下鮮實惠  
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卽與蠲除從之是時萬貴妃

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奸人屠宗順輩日獻珍異寶石輒厚酬之糜帑藏百萬計有因之得官者都人仿效競尙侈靡僭擬無度宏偕同官疏論其罪請追還帑金置宗順等于理因沒其貲以振饑民上不許但申明禁約違者無赦然竟不能禁也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僧萬數宏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在京百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米菽乞竝縱放以省冗費疏上報聞而已宏與毛宏同居言路皆敢言人稱二宏云 上欲建佛閣于西山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強梗陝西

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選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可以邀福利孰若以之振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已之

國通紀系于是年之春今據憲章錄

秋七月戊

寅免四川被災稅糧

國通紀系于是年之春今據憲章錄

免南畿四川被災稅糧無日明史稿系之戊寅而無南畿二字按是年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深水等七縣稅糧卽南畿也今日分省分皆據明史

稿 己卯皇子生于西內紀淑妃出也妃廣西賀縣人

本土官女以征蠻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者皆墮之上偶行丙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身萬貴妃知而恚甚命

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瘧乃請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飽蜜藏之它室萬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廢后吳氏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上不知也國史明不載今據三編增其日分則明書及通紀皆書己卯通紀竝云七月初三日是月丁丑朔己卯正月初三日也今據壬午朱永奏破河套寇于雙山堡國史明史稿書之是月甲辰按是年七月丁丑朔甲辰爲七月二十八日史稿書于戊寅之前疑有誤字今據明史作七月壬午爲七月丙戌太白晝見國史明史天文志太白晝見初六日是月無丙戌也是年七月丁丑朔丙戌乃七月初十日也今校改命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振畿內饑民 甲辰大同總兵官房能大

破河套寇于開荒川先是寇以萬騎自雙山堡分五道至及戰敗皆棄輜重走至牛家寨遇都指揮吳瓚兵少寇圍之指揮李鎬滕忠至復力戰都督劉聚及都指揮范瑛神英分據南山夾擊寇乃大敗斬首百有六獲馬牛數千阿勒楚爾中流矢走是役也雖斬獲不多然諸將咸力戰追敵邊人以爲數十年所未有云 是月命都督李景撫治屯營 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凡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沒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給事中韓文等勘實以聞命所司振恤之 八月辛亥振山西饑竝免今年稅糧 癸丑下寬卹之政以各省水旱相

仍故也 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 九月丙子朔太

白犯軒轅左角甲午犯左執法己亥犯木星庚子又犯

左執法

國圖明史天文志系太白犯諸星于五年九月

則丙子也志言五年九月丙子朔乃承上文書之脫去六年二字耳其下文甲午己亥庚子皆在六年之九月復檢憲章錄及二申野錄是年金星四犯皆在九月其犯軒轅左角則丙子朔也今特書之以刊正明史天文志之

是月改兵部尚書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信以

是年春早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

大畧言延綏兩廣歲遭劫掠宜擇大臣總制四方流民

多聚荆襄宜早區畫京軍操練無法功次陞賞未當語

多侵尙書白圭奏寢之尋改南京明年致仕踰年卒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以李賓爲左都御史賓自都御史遷南京兵部尙書至是以程信改南復召賓內用

冬十月丙午朔東北有流星赤色光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而沒 己酉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

七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尋

又以旱災免濟南兗州等處秋糧二十八萬九千七百

有奇濟南昌平青州德州諸衛所子粒七千三百有奇

又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萬三百有奇 十一月

荆襄流民復亂初白圭討平劉通遽請班師諸郡邑控制戍守事宜皆未及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

有李胡子者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  
糾合餘衆小王洪等往來南漳內鄉渭南諸縣復倡流  
民爲亂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總兵先鋒等又立一條  
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勦不利諸郡騷然癸未詔都御  
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會湖廣總兵官李震  
討之 是月博勒訥渡河與阿勒楚爾合時朱永王越  
奉詔討賊數以捷聞論功永世侯越進右都御史而敵  
據套自如焉能之被劾也永等薦都指揮同知許甯才  
詔擢都督僉事佩靖鹵副將軍印代能充總兵官會套  
寇大入甯與游擊孫鉞禦之于波羅堡相持三日夜寇



乃解去。亡失多甯，以力戰得出，卒被賞。至是寇入安邊，營甯復擊却之。十二月庚戌，遣官十四人分振畿輔。是歲侍講學士尹直上疏乞纂修大明通典，竝續成宋元綱目，章下所司行之。巡按雲南御史郭陽奏稱：填守中官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時能方，以被劾乞疾。陽奏請仍留雲南填守。一時士論鄙之。巡按江西御史楊守隨疏陳六事：一追復廊王謚號，一召還李乘，一犯公罪者宜復官，一西征宜速班師，一軍官犯罪援例赦免者不得管軍在外，一漕運宜量爲存留以備匱乏。奏上時不能從。

明通鑑卷三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二

起重光單闕盡闕  
逢敦祥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七年春正月辛巳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給事御史各舉堪州縣者一人復正統間例從都御史李賓之請也 丙戌大祀南郊 是月擢浙江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先是巡撫王銳奏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子俊上疏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

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亟宜沿邊築牆置堡況今舊  
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隨地勢或剝削或壘築  
或挑塹縣引相接以成邊牆于計爲便尙書白圭以陝  
民方困奏緩其役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  
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  
往得利去子俊至徙填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遂  
爲重鎮寇鈔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 項忠討賊至襄  
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  
多設旂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日益衆會王  
彪引數十人胡軍忠掩其不意禽之事聞時白圭爲兵

部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參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  
弋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士兵勿調忠疏爭且劾綬罪上  
爲召綬還仍聽忠調士兵惟敕嚴禁不得擾民其流民  
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爲非者仍分別填撫之

致異忠至襄陽請調

士兵諸書或系之正月或

系之二月今據紀事本末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

鈔關初鈔關設于宣德間九江及蘇之潁墅杭之北新  
皆同時建置上卽位之四年罷之至是戶部以京庫歲  
用鈔不足遂議復設 三月丁丑歲星逆行入太微垣  
致異明史天文志作丁卯誤也丁卯在二月  
三月無丁卯檢明史稿作丁丑是也今校改 是月工  
部尙書王復請于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

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竹木遣官權收初止取鈔後  
易以銀漸增至數萬兩以爲宮中管繕之用 朱永王

越等分兵五道禦寇于懷遠等堡設伏敗之追至山口

及翁郭察圖河

舊作晃忽都

寇敗走游擊孫鉞蔡瑄又破其

別部于鹿塞山捷聞璽書獎勞是時永越等以虜寇數  
萬出入邊塞而我軍堪戰者不及一萬又復分散防守

何以禦敵乃上戰守二策而兵部議以馬瘦餉缺命諸

將分兵守禦以圖萬全于是搜套之議復寢永等請班

師不許

敗匪敗寇懷遠等堡事見朱永傳在是年之三

是年之春皆前後

事今統系之三月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以

事除名初讓在太學力以師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各位相軋者多忌之至是以國子監用會饌錢事劾後祭酒陳鑑等竝追論讓前在監中同罪坐死諸生訴闕下請代復詔廷臣襍治卒論死贖爲民鑑在太學亦有聲旣得罪禮部尙書姚夔請起致仕禮部侍郎李紹爲祭酒馳召之而紹已卒紹居官剛正有器局時以疾解職歸其卒也上深惜之是春京師以頻年饑饉大學士彭時先奏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續又發二十萬至是又增十萬定值每石六錢而豪猾乘時射利戶部侍郎

陳俊奏請平糴以升斗爲率過一石勿與饑民獲濟俊

練習錢穀四方災傷邊鎮芻餉奏請還至俊裁決咸當

戶部尙書楊鼎深倚之

攷異明書系平糴于四月蓋春夏間事證之明史俊傳言發太

倉粟八十萬石掘明書

初發五十萬後發二十萬至是

又增十萬與俊傳八十萬之數合又平糴之議發于彭

時時傳請發五十萬石蓋以都督同知歐信充總兵

初次也今參列傳書之

官填守遼東書于是年之春諸書皆不載今據增

夏四月乙卯歲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是日雨土墮丙

辰雨黑沙如漆

攷異據明史天文志歲星留守端門在是月乙卯典彙二申錄作己卯形之誤

也今據明史

己巳錄囚

五月辛巳瘞京師暴骸時歲饑

大疫民多道死戶部奏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從之詔

置漏澤園六所于都城外竝令病者委官收恤其軍餘

匠役給所親收養所親不能給者許送入養濟院撫視

之 是月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馬文升請復修茶政易

番馬八千有奇以給邊用 六月巡按直隸御史梁昉

上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其民迫于饑寒困于徭

役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產業已盡征賦猶存是以

田野多流亾之民里甲有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

戶以清賦稅下所司行之 秋七月甲午總督荆襄軍

務項忠奏前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有奇賜復

三年仍請益土兵搜捕賊黨

攷墨忠奏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有奇明史稿系之



七月甲午据忠奏報之文也明史則統系于十一月荆襄賊平之下云流民復業者一百四十餘萬人亦据忠之奏報耳證之忠傳忠疏言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餘黨遁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合此二數明史所稱一百四十餘萬人其爲項忠自報之數明矣史言荆襄之亂流民附賊者至百萬又安得有一百四十餘萬之歸者且招撫之衆編之戶籍猶可以數稽若解散之徒散之四方又安可以數計乎明史紀中据其奏報之數以爲實則當日濫殺之誦何自而來諸書所記但云四十餘萬與忠自報之九十萬已屬懸殊何況此外尚有五十萬忠不過以此掩其所殺之多豈足爲盡信之書耶今但据明史稿七月忠所自奏爲得其實

八月甲辰振山東浙江水災時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奏山東七府及浙江嘉湖杭紹四府自夏霪雨傷稼漂沒廬舍人畜無算乞遣廉幹名望大臣勘災蠲振從之森以敢言指斥爲上所愾會戶科

都給事中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不允乃出爲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遂不復出 是月

王越以方西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

西事以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代之

聰黑越辭巡撫聰代之皆見明

史本傳在是年而聰以八月出撫大同見七卿表今據之

九月辛未浙江湖溢衝

決錢唐江岸千餘丈漂沒居民田宅守臣以聞

明史五

行志浙江湖溢在九月辛未本紀統系于閏九月己未蓋指遣李暉往祭及修築之月日牽連記耳三編則系之九月月中書是月二日辛未遂及閏月遣李暉事今分書之

丁亥始定漕糧長運

法初宣宗宣德間平江伯陳瑄議立兌運法與支運參

行支運者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

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後周忱巡撫江南議以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于運軍自是變爲兌運而支運者少至是應

天巡撫滕昭議變瓜淮兌運爲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給米爲渡江之費戶部以爲便請

行之

國史三編質實云按渡江法宣德時已與瓜淮兌

水次交兌漕運軍運至通州其附近軍未過江者即倉交兌加過江米二斗所謂附近軍者攷之瑄傳蓋謂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而浙江兌運糧歲六十萬蘇松安慶九十一萬八千附近軍領兌不盡仍多赴瓜淮交兌昭之此議則並令江北軍過江就兌浙江等處石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一斗三升戶部會議定石加脚米六升乃悉罷瓜淮兌運是爲長運法之始按前此兌運赴瓜淮交兌者謂民就兌于軍此則直令

運軍渡江就兌于民所云水次交兌者如某府漕糧卽在某府水次兌之于軍但給過江之費不復自運此仍兌運法變通而行之者實質所記最爲明析今竝議之○又按定長運法明書憲章錄週紀皆系之是年正月蓋拓勝昭奏至之月三編系之九月蓋戶部議行之月也三編月日皆據實錄今從之是月致

仕南京吏部尙書魏驥卒驥家居二十餘年至是年九十八歲御史梁昉奏稱其有德有壽因舉前史尊養三老五更及乘安車賜几杖故事請施行上覽奏嘉嘆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驥已卒賜祭葬如禮謚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上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蕭山小民詣闕請祀于德惠祠以配宋

楊時報可

陔異驥卒在成化七年見明史本傳意章錄

系之八月据梁昉所奏遣人存問之月也通紀系之九月則驥卒之月也證之明名臣言行錄言是年八月上遣行人至其家存問未至而驥以九月己丑卒己丑乃九月二十日也今系之九月下

閏月己未以浙江海溢遣工部

侍郎李願往祭海神竝修築塘岸 冬十月乙亥以王

恕爲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時運河淤塞廷臣言自永

樂間陳瑄治河通運六七十年近歲以來規制廢弛灘

沙壅塞不加挑濬漕運將阻亟宜命官修治復瑄之舊

然自通州至儀真瓜洲二千里非一人所能獨任當

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爲三道各委曹郎暨監

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期以三年底績從

之尋有是命

攷其據韓覽目中所載言英宗初命官督

都御史賈詠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請分三道云

云按明初治漕本兼河道永樂間陳瑄充總兵官兼理

河漕其後文臣如尚書侍郎都御史等間遣巡視亦河

漕不分據明史職官志總督河道始于王恕自成化後

始分設總漕總河據此則王恕之命專在治河三編所

載但書河道淤塞分三道治之明史本紀亦但言總理

河道不及漕運皆據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祐極為皇

實錄更正今從之

太子大赦攷異此即五年四月所生之皇子證之后妃

生子末期而薨後賢妃生皇次子今已三歲故立之史

中叙載甚明而法傳憲章二錄直以祐極即萬貴妃出

誤矣貴妃生皇長子既薨自是不復娠己未項忠奏

荆襄賊平忠前後奏調土兵合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

流民歸者又數萬李胡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余

洵都指揮李振帥兵掩捕遇于竹山縣乘溪漲半渡截擊遂生禽胡子及小王洪等餘多溺死忠遂移軍竹山搜捕餘孽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疏陳善後十事

悉允行

攷異此俘斬之數皆据明史忠傳而原奏稱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

撫之多而俘斬之少亦不實不盡矣今仍据明史忠傳而刪去五十萬及紀中一百四十餘萬語

十

二月甲戌彗星見天田西指下詔自責敕羣臣修省條時政闕失丁丑彗復北行橫掃太微垣郎位己卯光苾長丈東西竟天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掃北斗三公太陽入紫微垣正晝猶見自帝星北斗魁庶子后宮勾

陳天樞三師天牢中台天皇大帝上衛閣道文昌上台  
無所不犯壬午上避正殿撤樂御奉天門聽政先是廷  
臣以葦久見多言君臣否隔宜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  
時商輅力請中官乃約以是日御殿召對戒曰初見時  
情未洽勿多言姑俟它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  
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  
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使上可之政異三編質實  
云明實錄御史張敷因星變陳八事其一為兩京官俸薪宜暫減半時所謂御史有疏者蓋謂敷也萬安  
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與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  
朝臣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



笑謂之萬歲閣老上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

本紀日食

外星變多不書是年十二月彗見則書之以避正殿撤祭爲非常也天文志所載尤詳今日分皆據之諸書言彗始見軒轅在十一月二申錄則言三月有星孛于天田據此則彗見已逝一年史特書其甚者耳茲記之

癸未召朱永還王越總督延綏軍務 乙酉彗星南

行犯婁宿天河天陰外屏天因 彗之見也大學士彭

時上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

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侍

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

戒濫刑僭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勿依違

凡政令失當宜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市地減退勢要

莊田皆切中時弊吏部尙書姚夔亦偕羣臣陳二十八  
事大要以絕求請禁採辦恤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冗  
費爲急竝見采納是時諭德王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

異非小謹上五事一曰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

以咨治道三曰開言路以疏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

生五曰謹妄費以裕財用言尤剴摯被旨切責疏上疏

事見明史王得仁附傳中憲章錄法傳錄系之是年十

二月星變時是也据傳王得仁本謝姓父避讐外家因

冒王氏故二書皆作謝辛卯錄囚減死罪以下是

一夔今仍据明史本傳歲釋嘉策淩入居河套與阿勒楚爾合時頗羅龜稍衰

又有別部們都爾者

舊作滿都魯又作們都埒

亦先後來套中兵部

尚書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河築城抵東勝徙  
民耕守上壯其議 安南黎灝攻占城破之虜其王槃  
羅茶全以歸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以星變免慶成宴 丙午彗行奎  
宿外屏漸微久之始滅 庚戌大祀南郊 乙卯太白  
經天與日爭明 癸亥皇太子薨傳者以爲萬貴妃害  
之也謚曰悼恭 是月瑪拉噶犯安邊營延綏叅將錢  
亮與戰敗績指揮柏隆陳英死之釋嘉策浚復犯固原  
平涼先是白圭議大舉搜套上敕吏部侍郎葉盛巡邊  
與總督王越巡撫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璋詳議初盛爲

諫官好言兵多所論建既往來三邊知時無良將邊備  
久虛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諸臣上  
疏言守爲長策如必決戰亦宜堅壁清野俟其情歸擊  
之令一大創庶可過再來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搗  
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  
可議也上善其言而圭主復套方謀出師于是盛議亦  
寢國安邊之敗明史本紀系之正月驍韃傳中言七  
年之冬因遣葉盛巡邊類記耳證之盛傳其邊上  
疏亦在是年之春蓋盛之奉使在去冬其至邊議事  
皆在是春今竝牽連記于入寇之下仍据明史本紀  
四川榮縣盜起殺人攻城據府庫縱獄囚已又焚劫健  
爲恣行剽掠官軍捕之輒爲所敗兵部尙書白圭言昔

年趙鐸之亂一再用兵然後克之今瘡痍甫定宜勅填  
守官偕巡按御史嚴督三司尅期進勦兵力不敷可徵  
威茂永甯分守官軍協勦毋如前日養寇上納之尋擢  
江西布政使夏塤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任以平盜塤  
至官立互知會捕法盜稍稍戢 二月白圭以大舉搜  
套發京兵及他鎮兵十萬屯延綏而以輸餉責河南山  
西諸府縣民不給則預徵明年賦于是內地騷然兵科  
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銀二十兩歲旱  
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亡三百八十餘家  
人心駭患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因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時侍講倪岳亦言山西河南之民飛芻輓粟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乃轉輸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皆不省

興

明史白圭傳以輪餉責河南山西陝西重修三編據明實錄圭議預徵河南山西料豆各十萬石草各五十萬東以足陝西諸郡不繼之數陝西竝無預徵蓋誤也今據三編刪去陝西二字但云預徵山西河南諸府縣

三編發明曰預徵非制唐莊宗衰世苟且之法也然同光四年所謂預徵者亦祇于三月徵夏秋之稅如唐代宗之稅青苗而已非懸豐歉不可知之明年而先責其賦也明至憲宗之時國用不節傾內帑以恣中官梁芳輩之侵牟府藏既虛而欲大舉搜套遂至

以預徵爲籌餉之計謬矣且豫晉爲師行經過之區  
其民方任轉輸尤當減賦緩征以紓其力而乃欲行  
此苟且之法以重困之民勞不大可念乎況是時所  
發京兵素號冗怯前後命遣朱永趙輔劉聚三大將  
又皆畏葸不任戰者徵匱竭之餉以飽媮惰之兵一  
矢未發而內地且騷然矣雖欲復套得乎

三月癸丑賜吳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辛  
未始雷 癸酉以京師久旱運河水涸遣使禱于郊社

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初南京戶部侍郎陳翌因災異

陳事請如正統例遣使錄囚部議寢之至是上憶其言

乙酉分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會巡按御史及三司官錄囚丁亥復從商輅請遣郎中張文昭等錄天下囚自是遂定爲五年一遣之制 項忠之平荆襄也下令逐流民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卽殺之戍者舟行多疲死給事中梁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而白圭亦言流民成業在前者宜隨所在著藉又駁忠所上功次與湖廣總兵李震都御史楊璿所報名數不符忠因上疏大畧謂流民之衆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至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實事也且圭身在事中今日之事又圭



所遣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甯今幸平之而流言沸騰輒以臣爲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爲馬鄧之續上溫詔荅之踰月召忠還進左都御史

異攷

梁璟劾忠諸書多系之去年之冬紀事本末系劾忠于是年之四月忠致仕于五月憲章錄致仕在六月今二事統系之四月之下五月戊申免陝西山西河南夏稅十之二

癸丑以武靖侯趙輔爲平鹵將軍充總兵官與總督軍務王越禦延綏諸路竝救都御史馬文升督陝西兵余子俊督延綏兵徐廷璋督甯夏兵及各道總兵叅將游擊俱聽輔越節制搜河套也先是葉盛巡邊還白圭

請擇遣大將軍專事敵而王越以在邊無功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寇不滅三邊終無甯日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乃有是命 六月寇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三十六萬四千有奇 秋七月寇入慶陽時趙輔等師次榆林寇已深入不能制乃與王越奏言搜套非十五萬兵不可今餽餉煩勞公私困竭宜姑事退守會陝西巡撫馬文升復報寇警兵部論輔越擁重兵坐視命給事中郭鏗往勘以聞 是月南畿大風雨壞天地郊壇孝陵廟宇蘇松揚三府亦以水災

告浙江海溢杭紹嘉湖甯五府各被水災凡八郡淪沒  
田禾漂毀官民廬舍畜產無算溺死者二萬八千四百  
六十餘人 勅修隆善寺成工匠授官者三十八人尙

寶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都給事中王詔上疏

力諫不省

明王詔諫工匠授官事法傳錄系之九年

證之明史詔傳待書八年七月憲章錄同按

詔上疏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所謂九載 八月

者自其踐阼計之非改元也今據明史本傳

八月

寇犯甯夏深入環慶固原 九月丙午敕諭安南黎灝  
初安南破占城虜其王其弟槃羅茶悅逃之山中遣使  
臣樂沙弄來告難兵部請敕責安南令歸占城國王及  
侵地上欲俟安南貢使至徐爲處分乃先冊封槃羅茶

悅爲占城國王至是始遣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持節

往時占城已爲安南所據改曰交南州岐等行至新州

港守關者不納遂不克入

國朝明史本紀不載占城告

九月書諭黎醜還占城侵地三編書占城告難于五月  
證之諸書占城之破在去年告難在本年五月冊封占  
城在六月蓋欲俟安南貢使之至故遲之

也今仍据本紀而統系于是年九月下

辛亥巡按

陝西御史王哲言寇據河套去冬至今年夏三入鞏昌

會甯近益深入南至通渭秦安西至金縣每入俱由安

邊花馬池總兵總督調兵守延綏環慶固原而榆林固

原安定會甯相距二千餘里有警難應援宜令輔越專

理東路別遣將扼其西路 癸丑巡撫延綏余子俊上

言今征套土馬屯延殺者八萬餽餉之費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銀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亟須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事屬可行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時白圭在兵部猶持前議阻之上是子俊言令速舉

攻黑王哲子俊上書月日皆見明史稿明史刪之故統系寇邊事于是年之末證之子俊傳當在是月今據增

是月巡撫陝西馬文升奏破套寇于韋州先是釋嘉策凌們都爾等屢犯邊文升請駐兵韋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破之黑口禽其平章迭烈孫至是又破之湯羊

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功而還

見明史

文升傳在是年憲章錄法傳錄皆系之是年九月據傳所記亦文升奏報之文明年被劾報功不實卽是年章

州之役也

禮部尙書姚夔以南畿浙江大水請敕廷臣共

求安民弭患之術詔付所司議行之 冬十一月己酉

以甯晉伯劉聚代趙輔爲將軍充總兵官屯延綏先是郭鏗勘邊還稱六七月間寇縱橫邊地輔越等逗留榆林不進致部將遇敵輒以不得號令爲詞當治其弛兵玩寇罪時輔越方以寇不戰自屈奏請班師兵部劾其欺諛上不之責至是輔乞疾求代乃改命聚召輔還仍以王越總督軍務 十二月癸酉振京師饑民尋又以

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並河間衛秋糧九萬  
七千餘石 是冬江西巡按御史楊守隨以災異陳時  
政七事時廷議以四方災傷停遣刷卷御史會昌侯孫  
繼宗請并停在京者守隨劾繼宗等任情作奸恐罪及  
假此祈免上置繼宗不問而刷卷如故 初畿輔八府  
舊止設巡撫一人駐薊州頻年以禦邊不能兼顧都給  
事中梁璟請分設東西二巡撫東治順天永平駐遵化  
以薊州軍務屬之西治保定等六府兼提督紫荆倒馬  
二關駐真定朝議從之遂爲定制 初運糧京師未有  
定額至是因改長運定解京四百萬石不令缺以爲常

韃靼別部釋嘉策凌以女妻們都爾立爲可汗策凌  
自爲太師

九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壬子總兵官劉聚及總

督軍務王越敗釋嘉策凌于漫天嶺時三遣大將皆以  
越總督軍務寇每入小擊輒去軍罷卽復來率一歲數  
入將士益玩寇而寇勢轉熾 癸丑免湖廣武昌等府

被災秋糧凡三十二萬餘石 是月土爾番阿爾卽阿力見

前據哈密城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革卒無子王

母甯溫達錫里舊作努溫主國事天順之末釋嘉策凌

窺哈密無主襲破其城王母率親屬部落走苦峪遣使



來告難時韃靼數擾邊朝廷不得援上卽位之二年虜

兵已退乃資遣還故土其頭目哀請以都督同知巴圖

穆爾襲封

舊作把塔木兒

巴圖者故忠順王托歡特穆爾

舊作脫權

帖木兒

外孫也上因擢爲右都督攝國王事又卒其子哈

商罕

舊作請嗣職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是

時土爾番酋阿爾方彊遂于去年冬乘機襲哈密破之

虜其王母劫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

舊作牙蘭

據守之至是

哈密來告難廷議討之

攷異哈密之破明史本紀及三編皆系之是月證之哈密傳在

八年之冬土爾番傳則云九年之春蓋以去年破今年

始來告也哈密傳言四月上聞則據遣李文等往諭之

月日也今據明史三編而

分書遣李文等于四月江西真人張元吉坐繫二

年竟以貧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言官爭之不納至是  
其子元慶復爲父陳情祈免上許之給事中虞瑤等言  
律殺一家三人者磔元吉以睚眦殺四十餘人罪不容  
誅貸死遣戍已爲枉縱今又得釋歸田里臣竇未論若  
以元吉母老子幼情或可矜則元吉所殺四十餘人豈  
無可矜如元吉者祖法朝綱不可不慎奏人命俟終養  
遣戍尋竟釋爲民 二月壬戌朔免山西被災稅糧

是月吏部尙書姚夔卒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諍未  
定者夔一言立決其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每遇  
災異輒請振卹憂形于色至是卒贈少保謚文敏 三

月甲午山東黑暗如夜乙未濟南諸府狂風晝晦咫尺

莫辨

攷異甲午乃三月初四日見王恕奏疏中明史稿五行志及二申錄皆據書之明史五行志直作甲

千是也惟風蕪門書成化九年三月癸未濟南狂風晝晦三月無癸未疑乙字之誤今校改

壬寅

減雲南銀課之半 庚申振畿內山東饑是時東省饑

尤甚酪無遺齒 是月以尹旻爲吏部尙書時姚夔卒

商輅欲以王傑代會妻喪在告旻通中官以中旨得之

南京大風雨壞太廟社稷壇樹 夏四月辛酉朔日

有食之 甲子烏梁海福餘三衛寇遼東總兵官歐信

擊敗之時言者以信老請召還巡撫彭誼奏言官軍者

老五十餘人皆言信忠謹有餘累立戰功年六旬而騎

射勝壯士不宜召回乃留填如故 丁卯山東又黑暗  
如夜 總督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山東畿內災及山  
東晝晦上惻然戊辰詔山東今年稅糧悉與蠲免瘞京  
師暴骸丁丑復下寬卹之詔 壬午上閱武臣騎射于  
西苑時以武備廢弛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 是月  
巡撫山東牟俸以災請發濟南倉儲減價平糶臨清關  
稅兼收米麥以資振濟又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  
州縣逋課詔悉如所請仍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振之  
于是俸又乞截留漕糧竝貸饑民且乞開納粟例令胥  
吏富民皆踊躍輸振詔悉許以便宜從事 兵部奏言

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等衛亦爲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若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于是命邊臣謹戒備敕罕東赤斤諸衛協力戰守尋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經畧甘肅並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土爾番使歸哈密侵地 五

月進商輅戶部尙書萬安禮部尙書兼學士直閣如故 六月壬申振山西饑己卯免陝西被災夏稅 秋七

月壬辰釋嘉策凌寇邊巡撫延綏余子俊會總兵官許甯敗之于榆林澗 庚戌東直門火 八月刑部尙書陸瑜致仕以王槩爲刑部尙書 兵部尙書白圭以憂

去詔葬後起復

國圖瑜以是年八月致仕及王槩以八年誤也白圭以夢去本年表通紀紀聞入之八年傳不見亦據年表書之

九月辛卯填守浙江中官李

義有罪宥之義至甯波衛指揮馬璋餽白金二十兩意

不嫌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詔義自陳義言因公事杖

璋璋以病死非杖斃也上竟不問 庚子王越等襲套

寇于紅鹽池敗之時們都爾博勒呼釋嘉策凌三酋連

兵深入直抵秦州安定會甯諸州縣從橫數千里王越

策寇盡銳西出必不備東偏乃帥總兵官許甯游擊將

軍周玉各將兵四千六百人爲左右哨玉前都督僉事

賢之子也請將從榆林紅兒山出境晝夜兼行八十里

涉白鹽灘北又百五十里偵知寇老弱盡在紅鹽池乃分兵千餘伏他所而身率甯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諸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險深入于是延綏得息肩者數年是月詔准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爲水次交兌先是七年立長運法計四百萬餘石之額其舊入支運者惟此四倉七十萬石之米未改至是悉改之自是官軍長運遂爲一代定制其自支運改爲長運者又

名改兌云

陝西據明史食貨志立長運法在七年下文又言不數年命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

改水次交兌云云今證之三編七年目中據明史志書  
之而質實云其改兌則九年九月也此本實錄今從之

冬十月乙丑錄囚 是月巡撫山東李倬復以洊饑

檄發東昌濟甯倉粟十萬餘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

臨清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擅罪上特宥之又言

今救荒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

貸貧民布棉詔從之（原）巽倬救荒事具見明史本傳傳

請三編亦詳記于山東大 十一月丁酉復閱騎射于

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等四人嵩登之兄子也英國公張

懋三發皆中上大喜賜金鈔 是月朶顏三衛附虜寇

出沒廣甯義州遼東總兵官歐信遣將韓斌等敗之于



興中追及麥州斬六十二級獲馬畜器械以千計是時  
喜峯守將吳廣以貪賄失三衛心故三衛入犯詔徵廣  
下獄死 十二月兵部奏畿內山東河南等處水旱請  
免徵民間馬課詔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王越奏紅鹽池之捷紀功郎中張謹劾趙輔劉聚等濫  
殺冒功越妄奏虛捷竝及馬文升余子俊等初文升韋  
州之捷不欲誇張以是賞薄至是因越奏大捷亦遣子  
琇報功而子俊方以築邊牆不預其役奏報多出傳聞

故謹竝劾之詔遣工科給事中韓文等往勘

張謹劾王越等

諸書多系之十年蓋因韓文等勘還牽連竝記也若紀  
聞通紀系之是年九月則紅鹽池之捷尚未報也據明

史劄聚傳在是年之冬三編十年實實記余子俊築邊  
精事遂及張謹之為趙輔等系之九年之十二月此據  
實錄年月  
今從之  
白圭起復還朝 是冬都督同知李文等

奉使抵肅州先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土爾番阿爾抗  
不奉命羈後月餘文等乃檄哈密故攝國王子哈商及  
赤斤罕東默克埒舊作也諸部合討之 是歲翰林編

修謝鐸因校勘宋元通鑑綱目將竣上言綱目一書帝  
王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爲治道資  
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而無其實名曰振紀綱而小人  
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  
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于奔命竭

免有詔而徵歛每困于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  
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  
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  
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是則誠  
可憂也願陛下考古證今見之行事然後可長治久安  
而載籍不爲無用矣上嘉納之而不能行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振京師貧民 丁酉大祀南郊

癸卯命王越總制延綏甘肅甯夏三邊先是刑部主事  
張鼎上言陝西八府三邊俱有填守總兵而巡撫都御  
史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

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以一事權  
下所司議設制府于固原控制三邊詔以越總督文武  
自總兵巡撫而下皆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時越  
以紅鹽池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于是朝議紛起王越總督軍務數年其辭大同巡撫專辦西事證之越傳在七年代趙輔德督軍務在八年其總制三邊則在十年蓋三邊設總制始于是年也三編目中據實錄書之與明史本傳合通紀紀聞則統系之成化六年蓋未見實錄也今據明史三編分書之丙午召劉聚還聚太監永誠從子

也以邊功得內援遂封伯河套之役前後所遣三大將  
朱永趙輔及聚皆無功輔還仍督京營聚亦以漫天嶺  
之捷加給世券故言官劾之尤力聚還數月卒 二月

命都御史董方出撫大同改林聰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免南畿湖廣被災秋糧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清修積學尙名檢簿嗜好居言路尤多建白卒年五十

五謚文莊

三月庚寅崇王見澤之國

是月總督兩

廣右都御史韓雍請致仕許之初雍在粵不禮于填守中官黃沁沁頗銜之會上年柳潯諸蠻復叛叅將楊廣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雍奏報不實沁亦訐雍坐視且言其濫賞費財上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張敬亦以雍素輕已共醜釀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遂聽雍致仕去雍有

雄畧善斷臨踐躬親矢石不目瞬旣承制專決自奉尊  
嚴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三司皆長跽白事裨將  
以下繩押無所假又坦中不爲厓岸揮斥財帛不少惜  
故雖令行禁止而謗議亦易起卒爲中官所齟齬公論  
皆不平兩廣人思其功爲立祠祀焉家居五年卒正德  
間賜諡襄毅致異韓雍致仕諸書皆系于去年之冬蓋因濟柳之叛被劾在先故自請之至是始得所請而去故三編系之是年三月今從之給事中韓文自慶陽覈諸將

軍功還奏張謹所劾劉聚馬文升王越等濫殺邀功及  
所報首功百五十僅十九級皆實請論治上曰今寇已  
平姑勿問已兵科給事中郭鏗復請治之詔所司移文

戒飭而已文復會同官梁璟王詔等奏起致仕尙書王  
茲李秉而斥王越竝及官闈隱事上大怒召文等至文  
華殿面詰之詔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  
誠知爲國而已乃杖而釋之及異韓文等受杖事見明史韓文梁璟等傳文傳所載係覈韋州軍功歸璟傳所載亦在紅鹽池奏捷之後諸書多系之九年十二月蓋因張謹之劾韓文之勤連記及之通紀系之九年九月其時王越等甫敗套寇尙未報捷惟憲章錄書韓文自慶陽還劾奏越等在本年三月今夏四月以陝西布政使朱英爲右副都御史

巡撫甘肅英先後奏陳安邊二十八事其請徙居戎安  
流離簡貢使于時務尤切云 王越聞總制三邊之命  
方自以功大賞薄及聞言官交劾遂怏怏稱疾乞還朝

許之夏異王越之還諸書皆系之十年正月蓋因受總制之命牽連並記也通紀系之四月蓋在韓文獻功之後然證之七卿表越任左都御史兼督團營在明年二月又證之馬文升傳代越總制三邊在明年之春則此時越尙未還得請而已五月戊申申藏妖書之禁是月免

山西太原平陽被災稅糧八十二萬有奇陝西西安被災夏稅四十五萬有奇六月趙輔以被劾辭侯乞世伯上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爭不聽輔復上疏暴功言減祿無以贍老余子俊等復劾之卒不問閏月乙巳巡撫延殺余子俊築邊牆成上其事且以母老乞終養慰留不許初子俊請築邊牆役運糧民夫上皆從之會王越襲寇紅鹽池患少息子俊得一



意興築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厓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于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時謂之橐駝城役軍四萬不三月而告竣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攷異于後築邊牆事見本傳蓋以七年巡撫延綏卽建此議八年復請始以九年興工會王越奏紅鹽池之提寇患少息遂以是年閏六月成之明史本紀及傳所載悉合三編實云邊牆之築明史兵志謂在成化七年地理志謂在九年攷憲宗實錄八年三月葉盛疏云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議令官軍興築而城堡守備兵不足供役乃請役民夫旋爲部議所格是兵志以爲七年築者蓋據官軍興築之始也九年十二月張謹劾趙輔等冒功罪有云余子俊方修治邊

塙難于概治是趙輔等禦寇華州之際卽已糾衆興工  
地理志以爲九年築者据民夫與築之始也今按子俊  
以九年築十年成而邊塙之議始于七年三  
編所載證之明史子俊傳悉合今据書之  
是月以

定西侯蔣琬督十二團營兼總神機營兵琬貴之子也  
先是琬協守南京廷議設三邊總制竝舉琬爲總兵官  
上命王越專制三邊尋罷琬不遣至是琬還遂有是命  
琬上言北京西北隅有土城故址請復築之又言大同

宣府諸塞下田宜清覈事下所司議雖不盡行時論躐  
之夜黜琬督團營諸書多系之正月蓋据其召還  
也證之功臣表領團營在是年閏月今從之秋

七月甲寅免江西南昌等府被災秋糧凡八十六萬有  
奇 八月辛卯釋嘉策凌犯宣府命都督同知趙勝爲

平鹵將軍充總兵官禦之太監劉恒覃平監軍未殘寇  
退復召還 是月刑部尙書王槩卒 賜廣東按察副  
使孔鏞僉事陶魯林錦誥命鏞初以連山令從巡撫葉  
盛征廣西有功薦擢高州知府平猺賊十餘部降其衆  
數百人己又會陶魯破粵賊于廖婆堡魯以新會丞連  
破廣西猺賊之流劫高廉肇惠者以葉盛韓雍先後薦  
擢監司而廉州知府林錦亦以禦寇功陞僉事至是巡  
撫吳琛具三人治績聞于朝遂有是命錦終按察副使  
鏞後累官至貴州巡撫而皆遷湖廣布政仍留治廣東  
兵備兼領廣西事時稱三廣公廣人倚之如長城

賜孔

鑄等三人詰命事諸書不載三編、九月癸丑朔日有  
據實錄系之是年八月今從之

食之國書明書作癸卯朔乙卯以水災免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被災州縣竝蘇州衛秋糧共四十三萬四

千餘石國書明書作免秋糧五十九萬蓋內有馬草十

六萬竝計之證之憲章錄分書秋糧實得此數今從  
之 是月國子司業耿裕言勲戚子弟當先束身禮

法乃采輯古諸侯貴戚言行可師者人授一編上聞而

稱善乃詔侯伯及駙馬年少者皆入國子監裕刑部尙

書九疇子也 冬十月以項忠爲刑部尙書代王槩也

國書憲章錄法傳錄記項忠任刑尙于十二月亦不言

改兵部事證之明史七卿表刑尙王槩八月卒故忠以  
十月代之及十二月兵尙白圭卒忠改兵部以  
董方爲刑尙其遷代皆可攷也今據明史表 都督

同知李文等討土爾番不克引還先是文等引兵至布

隆吉爾川

舊作卜隆吉兒

謀報土番阿爾集眾抗拒更結別部

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遂請旋師肅州散遣

二衛兵固守本土令哈商及默克埒輝和爾

舊作畏兀兒

之

眾退居苦峪駐牧章下兵部具如所請文等無功而還

土爾番知中國不足憚據哈密久之十一月丙子免

河南被災稅糧三十四萬有奇是月虜寇復犯宣府

入馬營赤城署都督僉事周玉擊敗之捷聞兵部言宣

府諸大帥無功玉所部三千人能追敵出境請加一秩

以酬其勞乃予實授尋充宣府副總兵官是時寇徙出

套延綏之患少息而宣府大同諸邊頗被其擾矣 十

二月己丑罷採金之役時內費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等郡開採歲役民夫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撫臣劉敷奏請已之戶部檄所司開遼

東黑山金場遼東巡撫彭誼奏永樂中太監王彥等開

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閱月止得金八兩請一并已之報

可或謂明史本紀書罷寶慶諸府採金于是月憲章錄

所載亦僅湖廣寶慶等府三編增入彭誼請並遼東

黑山金場罷之證之明史誼傳在十年之甲午都御

更李賓等奏錦衣鎮撫司累獲妖書語多妄誕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請備錄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並定傳

習罪名俾畏法不敢再犯從之 是月白圭卒項忠改  
兵部代之以董方爲刑部尙書代忠 是冬陳峻等自  
安南還時安南黎灝復執占城王弟槃羅茶悅奏稱槃  
羅茶全爲其弟槃羅茶悅所弑因自立及將受封又爲  
其子茶質茗所弑其國自亂非臣灝罪朝廷知其詐不  
能詰但勅令還其土宇亦不聽 是歲山東復饑巡撫  
牟俸請發倉儲振貸從之俸撫山東五年治尙煩苛然  
頗盡心荒政所全活甚衆